

# [八雪同人]他和她的时间从此开始流动

## ①他和她的时间从此开始流动

暑期的某个傍晚，因为刚上完暑假补习班，我走在某居民区里的柏油马路上，朝着回家的方向。

「喊，这次是遮阳伞么……」

我咬着下唇，紧握着垂下的双拳，为了不让其他人注意到我泫然欲泣的丢人表情而略微垂下了头，无心顾及旁人的视线。

室内鞋、竖笛、便当……这次是遮阳伞。他们偷走这些东西意欲何为，意味不明，为什么不成为朋友就要成为敌人，无法理解，光是长得比她们可爱这点就要被嫉妒排挤，我不明白。

为什么不优秀的人不努力提升自己超过优秀的人，却相互抱团贬低中伤别人，我不明白。

为什么优秀的人要向他人的平庸妥协，说着空洞无物的场面话，我不明白。

为什么优秀的人在这个世界活得必须要更辛苦，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沉积在心中的苦闷无法消解，为了不让泪水溢出，我抬起头仰望天空。

天幕的金黄，逐渐从天外开始蒙上一层层灰蓝，但这并没有给空气带来一丝凉意，因为柏油路上还是肉眼可见地翻腾着热浪。

「太阳，好烦人……姐姐、也……」

街道上，令人迷失的霓虹灯零零星星地点亮了。我的视线——或者说我的意识，与各色的炫目灯光，与不时从钢筋混凝土的群峦之间穿过的一缕阳光一起，沉没于即将到来的夜色之中。

× × ×

漫长的暑假开始也不过几天，闷热的空气在烈日的灼烧下翻着热浪，柏油的路面在蒸腾的暑气下产生折射，路上只能看到两三个行人，是不是这室外过于炎热的缘故呢？

失策！没想到都傍晚了还是大太阳，一定是因为我不常出门我才没意识到。看来今后一定要减少外出，毕竟最近的每日新闻天天说当地气温创历史新高啊，因为中暑而被搬去医院的人数创历史新高什么的。这时外出，跟自杀有什么区别？就算「自杀」这词过火了，「自伤」就要含蓄得多了。然而即使这样，世上的现充们无论什么事都想趁着趁外出。出来了又说太热了要昏了什么的，这不是笨蛋吗？

突然想到，太阳之神一定是一个大现充，天上的风啊云啊一片欢声笑语时就更加灿烂，云和雨表示不快甚至不时拉上雷发声抗议时就了无踪影，然后雨过天晴时就钻出来继续灿烂……欸？这是首相吧？不对是吧主吧？等等吧主是什么东西？

感觉自己想到了不得了的胡话，我甩甩头，想随之抛开自己的胡思乱想。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大约是我刻意的甩头让某人出现在我视野的缘故，「蝴蝶效应」的内容无意间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

素白的连衣裙轻轻摆动，给这酷暑带来了一丝清凉，齐肩的黑发仿佛也随之摇曳。瓷白的肌肤，握住的双拳，略微低下的头，被齐肩黑发遮挡的小脸，像是精致的陶瓷娃娃，像是天外来的某公主，又像是在阳光下转瞬消逝的白雪。

我用仅存的意识勉强扭回了头，就在这时，我听见了某人倒地的声音。为什么我能确信是人倒下？呃……我真的把头转回去了哦？只是眼睛的余光瞄到了从门窗玻璃上映出来的那个女孩的

身影而已啦！真的哦？ba fan cai mei zai shuo huang ne。

当美少女——啊不对，当路人突发状况时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我可是正义的伙伴。正义的伙伴走上前去，双手抱住女孩的肩膀和大腿。啊啊，果然公主抱对我来说太勉强了，还是换种省力点的办法吧。

将女孩背到阴凉处，去附近的百货店买了一瓶宝矿力水特和一包湿纸巾。当我还在回味着背上的温柔触感和微微发烫的温度时，我已经走回那阴凉处了。我轻轻拍打她的肩膀。糟糕，皮肤还在发烫！我用湿纸巾持续擦拭她的头和手臂。希望能有效果。

那么接下来——

Q：当一个人昏厥时该怎么做？（P.S. 问题不在这里。）

A：掐人中。（P.S. 科学的做法应该是先判断对方有无意识，并判断有无生命体征如呼吸和脉搏等。详情请了解CPR。）

「？！」

好像有意识了。

「喝点盐水吧？没开过的。」

我刚说完，却被这位刚睁开眼的睡美人投以冰锥刺骨般的眼神。冰冷的视线让我得以将头脑冷静下来审视自己的处境。

女童（确信）。

面色潮红（中暑）。

衣着凌乱（不知道谁用的）。

意识模糊（刚醒来）。

……呜哇，我会不会被抓起来然后追究刑事责任啊？总觉得我已经没有未来了呀——

与灼热的空气形成鲜明对比，我的身体愈发冰冷。

不好，我的八幡雷达已经向我频繁发送防御警报！

跑。

快跑。

赶紧跑。

不顾身后的白色倩影，只有脑内合成的声音在不断催促着我在柏油路上依靠本能般地拔腿狂奔。

「哈、哈、哈——」

呼吸开始紊乱，心脏开始悲鸣。

回头一看，是那个白色女孩。

身体的虚弱并没有丝毫减弱她如针般锐利的目光，但也许是暑气仍未完全消散，她精致的小脸还带着一抹绯红，汗水也从因痛苦而微皱的峨眉间沁出，流下的晶亮汗珠勾勒出她完美的从下颚到颈部的柔顺曲线，以及因为穿着的白色连衣裙暴露的锁骨和微敞的胸口……

也许是连呼吸都觉得痛苦吧，白色女孩用右手捂着胸口，原本端正的五官也变得更加扭曲。

——本如此认为的我，突然从全身感受到一阵恶寒。太恐怖了，我才没故意盯着你那没什么看头的胸口看，真的！ba fan cong bu shuo huang。

继续奔跑。

「哈、哈、哈、哈啊——！」

呼吸急促得快要断气，步伐沉重得像拖铅块，唯有从胸中才能强烈感受到自己还活着的证明。

回头一看，还是那个女孩。

她身体微微前倾，脑袋因为疲劳而低下，凌乱的黑发几乎遮挡住她的眼睛，但还不时吃力地向我伸直纤柔的左手。

为什么？明明我都这样拼命奔跑，为什么还甩不掉她，反而还离她越来越近！

不知跑了多久，跑了多远，跑到哪里。可每次回头，总能看到她在我身后步步紧逼。「要是被追上了，会被杀掉吗？」，我不禁对无端冒出这种想法的自己开嘲起来，但周身感受到的恶寒似乎真的在为我的人身安全对我发出警告。

「咚！」的一声，我终于倒地。我双手扶着墙，贴身站起，张望四周，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经误入了一条死胡同。

呜呼！

已经，无处可逃了。

× × ×

不知晕过去了有多长时间，但当我因为窒息感而醒来的时候，现状却让我不禁怀疑是不是在做梦。

脸部感觉异常的滚烫，地上是一团团干掉的湿纸巾，一个少年跪坐在我面前，右手拿着一瓶运动饮料，死鱼般腐烂的眼神让我生理性不适。

——不好！我的本能告诉我，这男的会让我贞操不保！

我迅速作出防御姿态，用警惕的目光看向面前的可疑对象。欸？这人为什么要逃？心虚了吧？是心虚了没错吧？我一定要抓到他，然后问个明白。

……这人，体力是比我还差吗？

一分钟还没过去，他的速度就开始逐渐减慢，但他仍在我前方无法触手可及之处，但距离确实地在一分一分缩短着。

虽说如此，我已经快到极限了。

脱力感愈加强烈，意识也愈加模糊。但与发烫的脸颊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全身宛如起起鸡皮疙瘩一样的寒意。

我作抱胸状，这才注意到自己衣着的凌乱……这个色狼！！

啊，这家伙摔倒了。

……

「真的没事吧？」

我喝着运动饮料补充盐分。

「千真万确，连淤青都没有，公主大人。」

「……为什么称呼我公主大人？这称呼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这、这叫中二病啦，中二病。」

「中二病？」

似乎光是将这个词讲出来就令人羞耻一般，这男的讲话磕磕巴巴，眼神也一直在我和身旁之间游移不定。奇怪，现在盯着我发呆又是做什么？

听完他对「中二病」的泛泛而谈，我大约对这种不是病的「病」有了初步的认识。

「……也就是说，你现在算是根据自己创作的设定在演戏咯？」

「虽不中亦不远矣。」

「那你现在的设定是小矮人吗？」

「不像是骑士吗？」

「并不像……请你先确定好你的角色设定。」

我不由得揉了揉太阳穴。

「这是什么话啊公主大人，人设什么的模板这世上多得是，但一个有趣的人设不就一直对自己的设定又破又立吗？」

「这不是你设定混乱的借口。如果现在的你去写一个故事，八成会在故事开头就删删改改无数次，而且写着写着就开始吃书，甚至于结局腰斩或者烂尾。」

「……您说的在理，不如说很有现实感。」

看着他垂头丧气的模样，我这才发觉，二人之间的聊天虽然有一搭没一搭，但很令人放松。

但是，

「」

怎么啦，这次愣住又是闹哪样？

「果然，不可能啊……」

「咦？什么不可能？」

他的呢喃细语我差点就听漏了，但我不会怀疑自己的耳朵，更不会怀疑自己。

「.....没什么。」

虽然他莫名地轻笑一声，但既然他不多说，我也就不会追问。

但接下来的展开让我意外。

他拿出两根崭新洁净的红丝带，单膝下跪，像是缴械的战俘，又像是进献的臣下。

「这是什么情况？中二病？」

「不、不是啦！是献礼啊！献·礼。」

语速好快.....

「你啊.....我刚才说了什么，你——」

「这次不是来自战败者的求饶，而是来自骑士的礼节。要是这还不足以说服自己的话，就当这是某种仪式，是设定吧。」

就算你这么说，我还是觉得云里雾里啊.....莫名其妙的地方还是太多了。

「这位五流编剧先生，您的剧本设定是真的混乱.....」

「那么这位编辑大人，这工作就麻烦您啦！拜托了，让这满是错误的故事成为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喜剧，让这无药可救的废柴骑士站起来。」

.....耍什么帅啊，笨蛋。

但是，拜托、么。

「好吧，我接受。我说到做到，因为我可是很不服输的。」

满是错误的开头，这故事会如何收尾呢？

---

## ②他和她的约定似乎能一直持续下去

× × ×

---

## ③

---

## ④他和她的时间再次开始流动

× × ×

× × ×